

水草润清凉

□泰州 宫风华

家乡河流迤逦流淌, 里的水草如俊俏少女的青丝, 散发着一股子风雅韵致。青绿的河水里, 水草色泽嫩绿, 水彩画般明净。淡蓝的天空下, 横亘在河中的水草如河滩上的芦苇, 虚实相映, 如一幅写意的山水画, 让人于空灵中感到禅意。

亲水的夏天, 水草长得葱葱郁郁、娇娇滴滴, 风情万种。河里的马尾草像大家闺秀的象牙梳子; 马鞭草似细密的松针, 有些扎手; 狐尾草羽状的绿叶, 如老道的拂尘; 水蒲草是田间的青衣韭菜; 龙须草身姿袅娜, 一波三折; 还有水柳、鸭舌头、猫耳藻等。水面上有绿毯似的水花生、挤挤挨挨的菱盘、八卦似的水浮莲、蜈蚣似的水浮萍、剑戟似的茨菰。

荷叶间、菱盘里、草尖上时常有水蜘蛛、红蜻蜓、花蝴蝶光顾。蛙声出水, 带着满身的潮湿。蛙鸣是最乡土最纯粹的, 和鸟叫蝉鸣一起, 在乡村的背景上奏起了土味十足的二胡曲、坝曲、唢呐曲。

凉爽的清晨或闷热的傍晚, 总有姑娘

媳妇蹲在竹桩码头上汰洗衣物。孩子们在河里游泳嬉戏。水草抚摸过他们的肌肤, 如同母亲的手, 是那样的柔软和亲切。岸边的芦苇和水蒿在夕阳的濡染下, 雄浑而凝重, 如一幅风景画。

那时候, 我们常常跟父母亲到卤汀河里的浅滩上绞水草。父亲和母亲手抓两根长竹子, 一头用绳子扎紧, 另一头在河里绞草。绞到草了, 我就往船上捧。有时水草里藏着小鱼小虾, 我就快速抓住, 放到船头的水桶里养起来。到了夕阳西沉时, 船上的水草堆得像一座山, 让人担心一阵细浪就会把船掀翻。

这时, 父母各执一篙撑着草垛似的河草船, 我在船头游水开路。夕光濡染, 他们周身镶了一层锦, 肥厚而温泽, 像搽了蛤蜊油一样。绞好的河草要运到自留地里, 还要一捧一捧地运上岸, 放进芋头行里, 秋后的芋头才能长得又大又圆。盖在蒜头地里, 防大雨冲刷, 蒜头才能出得齐整。有时河草还用来沤渣。父亲把畚的河泥, 用畚锨舀到渣坑里, 然后填进绞来的河草, 发酵后, 弄到田里, 栽秧, 特肥。

母亲常常撑着一条小木船到河里捞

水花生和水葫芦。水花生捞回家到加工厂碾碎, 那是上好的猪饲料。我家的几头猪养得白白胖胖的, 见到我们就哼哼唧唧的, 一脸的欢喜。我扔进几把青嫩的水花生, 这些家伙冲上来就大嚼吞咽, 还争抢打架呢!

水草不与陆上花木争宠, 隐于水中, 是许多水生动物的栖身地和庇护所。河里的水草有时无法与一场风亲近, 无法与一缕阳光温存, 但心里是欢喜的, 有明月的倒影, 有群鱼的喽噤, 有孩子的拨弄, 有村妇的采撷, 有青蛙的呐喊, 有流云的徘徊, 有杨柳的轻抚。河边的水草给河流镶了一道道绿色的花边, 是村庄的一枚枚精致的首饰。

水草和淳朴的村民一样, 在自己的一方天地里, 自在妖娆, 自在欢愉, 点缀着河流, 点缀着心灵, 点缀着岁月。

而今, 远离故土, 格外怀念袅娜升腾的炊烟和清雅灵秀的水草, 格外怀念远去的恬淡而平和的乡村生活。水草缠绕的村庄, 绵软悠长的乡间岁月, 如阡陌间云淡风轻的光景, 令人久久怀念。炊烟一样摇曳的水草啊, 永远荡漾在我的心灵深处。

青石街1672号

NEW SUPPLEMENT
新大众文艺共创平台

欢迎新老街坊来做客。
烟火人间, 百姓情长, 言之有物, 皆是文章。

古镇的清风

□上海 谢春芳

人间最好的风, 是浅夏时节古镇巷子里慢悠悠吹来的清风。那风里藏着旧时光, 也藏着我儿时最温柔的念想。

儿时的古镇, 青石板路蜿蜒曲折, 两旁是低矮的老木屋, 白墙黛瓦, 爬着绿绿的藤蔓。一到浅夏, 整条老街都被绿意裹着, 家家户户的院墙上, 丝瓜藤、扁豆藤肆意攀爬, 层层叠叠的叶子, 织出一片片清凉。

那时候的日子过得很慢, 慢到可以细细感受一阵风的来去。我总黏着外婆, 寸步不离。清晨天刚亮, 外婆早早起床, 收拾院落, 打扫门前的青石板。我搬一张小竹凳坐在门口, 看着风轻风吹动院中的梧桐叶, 听着巷子里偶尔传来的几声鸡鸣。

浅夏的风, 最是温柔可人。它穿过巷口的老树, 溜进敞开的木窗, 拂过我的发梢, 也拂过外婆花白的鬓角。外婆不慌不忙地择菜、洗衣, 手上的动作轻轻柔柔。风带着草木的清香, 混着老头淡淡的气息, 还有院子里花草浅浅的香。

白天的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 碎碎地落在青石板上。午后有些微热, 外婆便搬来竹席铺在堂屋地上, 让我躺着纳凉。老旧的吊扇慢悠悠地转着, 送来徐徐凉风。我枕着外婆的膝盖, 听她絮絮叨叨说着家常, 说着古镇的旧事。

我那时年纪小, 不懂什么是岁月悠长, 只觉得有外婆在, 有风有凉, 有花有草, 就是最好的日子。无聊了就跑到巷子里疯跑, 青石板路被风吹得干爽, 路边的小野花星星点点开着, 风一吹, 轻轻摇晃, 安静又好看。跑累了就跑回外婆身边, 外婆总会备好一杯凉白开, 或是一小块清甜的瓜果, 温柔地替我擦去额头的细汗。

古镇的黄昏, 更是温柔动人。夕阳把老街染成暖暖的橘色, 晚风渐渐清爽起来, 吹散了午后的微热。家家户户炊烟袅袅, 烟火气息满满整条街巷。外婆牵着我的手, 沿着青石板路慢慢散步, 晚风穿过巷弄, 软软的, 轻轻包裹着我们。没有车马喧嚣, 没有世事纷扰, 只有安稳的时光和身边最亲的人。

长大后离开古镇, 奔赴热闹的人海, 日子变得匆忙又浮躁。可每到浅夏, 当温柔的清风再次拂来, 心底的浮躁就会悄悄褪去。我知道, 这风, 是外婆藏在岁月里的疼爱, 跨越山海, 岁岁奔我而来。

公交纪事

□南京 徐睿涵

南京的七月热得黏稠。马路上, 车鸣不止。

在青石街公交站台, 我遇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车站。新大众文艺共创专线2路也经过这里。

过了不久, 一辆2路公交车到站了。

车上的人并不多。走到车后面的一个空座坐下, 旁边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奶奶。环顾四周仔细一看, 发现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只有一个带着女儿的妈妈, 整辆车有一种宁静的氛围。有人在刷手机, 也有人望向窗外。

我也望向窗外。

明明是在公交车里, 但外面的大部分电瓶车速度更快。电车更快, 甚至外面的行人都感觉走得更快。傍晚的阳光透过乌云, 再透过法桐树叶打进车内。摇摇晃晃的车内, 有一种旧梦的实感。

我忽然想, 一辆公交车到底能装下多少时间。

2路大概也换过很多模样。最早它是深蓝色的, 车身窄窄的, 跑在街上像一条刚学会游泳的鱼。后来变成白色的道奇客车, 车头圆圆的, 像一只胖鸽子。再后来车顶上长出两根长长的大辫子, 开起来集电杆搭着电网跳火花, 南京人管那叫“电光”。再后来的通道车中间多

地皮菜

□南京 吴月华

一场雨涤荡乡野, 江宁方山一带的田埂草丛间, 一簇簇青褐透亮的地皮菜悄然铺展, 静静等候懂得山野滋味的人。

地皮菜亦称地耳、地踏菰。它对水土、清风极为挑剔, 环境稍有污浊便难以繁衍, 好似大自然安放在乡间的晴雨标尺。古时典籍多有记述, 陶弘景的《名医别录》载其名,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亦留下文字。

地皮菜是一种坚韧的野菜, 依附着雨水与泥土而生, 薄如蝉翼, 边缘卷曲, 无根无藤, 湿润时泛着幽暗的光泽。它是雨的宠儿, 逢雨舒展, 在洁净的草地或山石上现身; 遇晴便迅速蜷缩风干, 回归尘土。

捡拾地皮菜讲究天时, 骤雨初收, 烈日尚未升腾之际最为适宜。俯身拨开纵横交错的草根, 一簇簇地皮菜软润舒展, 紧贴在地面, 形貌似木耳, 却自带山野草木独有的轻灵, 指尖轻拈, 便可拾起。

了一节“肚子”, 转弯时连接处慢慢摆动, 像一条缓缓扭腰的蛇。然后是双层巴士, 二楼的“第一排”是所有小孩的宝座。这些车都不在了, 可2路还在, 像一个换了无数件衣裳却始终没有走丢的人。过去或许有很多人依赖2路谋生。一个人一辈子的大半, 或许于2路而言, 不过是一段。

身边的老奶奶准备下车了, 我起身让行, 她回笑致意。车过中华门, 城墙在暮色里沉默地站着, 六百年的砖石一层叠一层。再往前, 大报恩寺的琉璃塔在夕阳里泛着光, 秦淮河的水声隔着车窗仿佛都能听见。

夫子庙的烟火气、六朝博物馆的魏晋风骨、总统府的旧梦、鸡鸣寺的钟声——2路就这么一站一站地走, 把三千一百年的南京串在一条线上。

2路的车轮不会停歇, 历史的车轮不会停歇, 时代的车轮也不会停歇。现在车快, 路也快, 可2路还是那个速度。一站一站地停, 不着急。

坐公交车是为了到达目的地, 但难道仅限于此吗? 刚要下车时, 听到了新的上车人久违的两枚硬币的投放声。这许多年的路, 被两枚硬币叮当一声锁进了时间里。

采摘不算费力, 清理却耗时间。泥沙、草屑裹挟其中, 需精心挑拣, 反复淘洗。这份细碎的过程, 便是品尝山野馈赠前一场朴素耐心的仪式。

家常做法有地皮菜炒韭菜, 炒鸡蛋、烧汤, 是代代延续的乡土味道。铁锅烧热, 蛋液煎至蓬松, 放入洗净的地皮菜快速翻炒, 无需其他调料, 只需少许食盐, 便能激发食材原生的鲜香。入口爽脆中带着滑嫩, 仿佛咀嚼着浓缩的雨水与泥土。入汤, 则让汤水变得醇厚, 略带胶质的口感如丝般顺滑。凉拌地皮菜是夏日的恩物, 加几滴醋、蒜末与辣椒油, 酸辣开胃, 入口柔润绵长, 唇齿间漫开淡淡的泥土与草木气息。

一物藏天地, 一味忆流年。地皮菜生于尘埃, 安于朴素, 从救荒野菜, 沉淀为萦绕心底的味觉乡愁。世间至鲜, 不必远赴山海远寻, 珍贵的馈赠往往扎根泥土。一口山野清鲜, 守住烟火本真, 也留住人与土地绵长相连的温情。

渴望下雨的日子

□高邮 姚正安

我是1975年夏季高中毕业的, 村里的四五名高中生有的进厂, 有的到单位上班, 只有我一个人回到村上做农活。祖母说: “你哪天种过田的, 挑担挖沟, 你吃得消啊?” “我一米八几的个子, 体重一百几十斤, 怎么就吃不消了?” 我说着还屈伸着胳膊给祖母看。祖母“嘿”了一声, 说: “你不要嘴凶, 不苦得你半死才好呢!”

回家的第二天就干活了。当时正是夏管时节, 无非就是给稻苗薅草、治虫、施肥, 还有就是积秋肥, 拾草草塘草粪。活计都不是很重, 但还是经历了腰酸背痛, 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渐渐适应。说来也怪, 我一点不怕干农活, 也不怕干重活, 与所谓的大劳力一样干。那时农村还是按工种给工分, 重活的工分肯定要比一般农活高很多。妈妈常常叮嘱我: “不要蛮干, 人家歇你也歇。” 我当时唯一感到不舒服的是觉不够睡。

我在农村劳动了差不多两年, 什么农活都干过, 1975年底还开挖山阳河。我有时觉得, 我就是天生当农民的料子。薅泥既是重体力活, 又有点技巧, 但我一上手就干得有模有样, 不逊色于老手, 一甬子泥水好几十斤, 呼啦一下就上船了。去粮站送公粮, 既是讨巧的活计, 又是体力消耗巨大的工种。但我第一次送公粮就肩扛着一百多斤的麦笆斗爬四节大跳(木跳板, 那时还没有输送带)。说了, 村上很多人都不相信。至于, 挑麦把稻把、挑河渣猪灰、挖墒踩水车、撑船拿舵, 更不在话下。

然而, 直到今天想起来还后怕的是麦收季节那十来天的劳动情景。农人说, 割麦如救火。麦子说黄就黄, 一黄就得收割。割迟了, 麦头儿脆了会脱落, 遇到下雨天还会倒伏霉变。

每天麦梢上还有露水就开始割了, 女人在前面割, 男人在后面挑, 挑到船上, 运到打谷场上堆起来。麦芒粘到身上, 刺刺戳戳的, 非常难受。但还是可以克服的, 大不了脱光了, 跳下河洗把澡。白天割好了, 晚上打夜工脱粒, 就是用老虎机把麦粒与麦秸分离。一连多日, 天蒙蒙亮起床, 干到半夜闭眼, 铁打的也得蜕一层皮。有时, 中午吃饭, 饭碗捧在手里, 居然打起瞌睡, 妈妈看了, 直咂嘴。我天天渴望下雨, 即使让我顿顿吃肉, 我也不干, 我还是渴望下雨, 一旦下雨, 可以美美地睡上一觉。我不止一次问妈妈: “什么时候下雨?” 妈妈笑说: “我那晓得呢! 再说了, 怎能下雨呢? 下雨麦倒在田里、烂在场上, 喝西北风啊?” 我哪儿想到这些, 我就是希望突然来场大雨, 让我倒在草垛上睡睡。

两年后, 我还是离开了农村, 从事教育和行政工作。我常常想起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日子, 我也常常为自己当时“渴望下雨”的荒唐想法发笑, 下雨就像文章中的逗号, 只是暂时的停顿, 农活放在那儿, 总是要干完的。务农的日子不长, 但我日后几十年的工作奠定了精神基础。我由衷感到农民的伟大, 日复一日地从事农活, 但从不言苦, 从不埋怨, 默默付出, 默默担当, 这也是我不敢懈怠工作的动力之一。

青石街投稿方式

1. 发送至邮箱: xinfukan2@126.com
2. 下载现代+APP, 进入文化+频道
青石街专区, 或扫描下方二维码

